



於陵子

□ 13
2994



門 18
2994

口 13
2994

明沈士龍
胡震亨
同校

於陵子

日本篠亮重校

芳桂居藏

於陵子序

明倫彙編
家範典

陸則車。水則舟。舟車之利。古今同賴。而
橈也。橈也。翹也。馬。蹶也。馬。陸顛。水漂。殆
無用者也。禹之為聖。豈不知之乎。必並
用。而後九山刊旅。九川滌源。民之不為
魚。二者與焉。譬之六經。猶舟車。不可一
日無也。下至管晏老列等諸子。則翹
馬。蹶也。馬者。蓋不鮮矣。然或時用之。未
嘗無其績也。後世拘。徒知舟車可常
用。而不知橈之與橈。亦可時用。故仁義

序

新
嘉
坡
民
國
十
年
月
日
芳
桂
居
藏

道德。衝口而發。堂二乎美哉。退而省其私。翽二焉。躩二焉。不啻標之與橈也。於是乎。武人佻士。率曰。學不足用。其極將併舟車廢之。悲夫。亦彼拘三者之罪矣。於陵子一卷篠士明。獲諸市中。愛而尚之。遂印傳同好。而彼拘二者。即曰。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何為傳焉。余則以為。其蚓即可傳者也。方今天下滔二唯利是視。凡利之所在。揣摩擠陷。無顧他害。詩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殆將有

甚焉者。夫蚓。上食黃壤。下飲黃泉。雖無益于世乎。奚損于人。假使天下之人。悉奉仲子之道。舉世為蚓。即自足。無求于人。天下亦平耳。况今仁義道德之書。徧滿天下。猶之南海北陸。無不有舟車也。而人猶不由焉。有索嶮徼幸者。有處于淤泥而不知媿者。則標之與橈之用。今其時哉。時會於陵子刻成。徵序於余。因錄其說贈之云。

寬保壬戌之冬

序

平安江宗元子春撰



其相... 紙... 而... 天... 入... 奉... 益... 甚... 夫... 上... 貪... 下... 不... 有... 車... 山... 天... 不... 餘... 之... 南... 載... 此... 對... 無... 不... 育... 長... 車... 山... 入... 天... 不... 餘... 之... 南... 載... 此... 對... 無... 不... 育... 長... 車... 山... 奉... 益... 甚... 夫... 上... 貪... 下... 不... 有... 車... 山...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臣所校中書於陵子十五篇以校除雜亂三篇著定十二篇殺青書可繕寫臣按於陵子齊之廉士名子終世稱陳仲子是也仲子齊之世家兄戴為齊王卿士蓋祿萬鐘仲子以為不義而弗與共也齊王將使為大夫不受遂去齊居楚之於陵身織履妻辟纊以為衣食楚王聞其賢欲相之不許遂與其妻逃去為人灌園著書十二篇卒於楚臣觀周室衰微諸侯競為富彊貪攘相率草尚之風以故冉有為宰季氏富於周公至於戰國士適騰智竊貨自雄沈厥原始而廉風遂渺是以顏

於陵子序

方...
觸魯連之徒亂流而出龜勉行事輒已長傑當時况
仲子遁上遁民舍車而徒礪志潔身亡有疑貳者哉
卽其違遠中庸取譏通人至讀其先人夢葵諸篇可
謂凶歉幽昧足有嚴慕者詩云相在爾室上不愧于
屋漏仲子有焉晚近王公不閑軌度貪侈轉相法則
用澆元元傾世遐顧寧有其人爲之綱紀故臣願陛
下少加覽觀風諭臣工庶幾有益道教臣向謹第錄
昧死上

於陵子後序下
於陵子一卷凡十二篇爲言三千一百四十內闕一
十六字海鹽友人孝廉胡孝轅氏以授予予悲夫於
陵仲子之義也於是刻之夫仲子矯者也矯非中也
而何以傳成乎矯也曷成乎矯仲子之避兄也非以
辭富乎避楚相也非以辭貴乎以爲戰國之世托之
乎行道以假富貴矣故寧詘而身以祈廉毋寧詘而
節以祈榮也仲子之所以成乎矯也成乎矯故傳成
其爲矯故傳而幾不絕也於陵子越今幾二千年矣
諸家經籍志中無有僅僅見石廷尉熙明家藏書目

中不亦遼乎。昉於此而遺言乃出，矯成而天定也。是蓋欲以苦節而砥斯世之桀驁也。夫以廉砥廉，不至乎蚘不止，而日中砥貪，又易借之以濟貪也。若夫以不可即之廉而砥不可滿之壑，以極矯挽極溺庶乎已而蓬之心也。夫於陵子非礪頑砥醜之藥石哉。大抵聖賢翼道，過不及均，病故貪名而死，首陽與貪利而死，東陵一間也。此子輿氏之所以蚘仲子也。然君子扶世不取鄉愿，而採狂狷，故宣尼獨賢安貧，安貧之賢，巨擘之稱，詞不同與，而同乎其微矣。孰謂矯不可傳哉。矯不可行哉。萬曆癸卯孟春海虞趙閱美序。

於陵子題辭

此前史藝文及崇文總目所無，惟石廷尉熙明家藏有之。文原偶從道流獲此，而中缺十有六字，因急錄一過，箴之篋中，以當木難火浣。西蜀鄧文原書。余同縣王復元初嘗為羽流，能書尤長于鑒別古法，書名畫。戊戌秋日，忽持行草一卷示余，曰：此元學士鄧文原手書於陵子也。余讀之，殊喜為留一宿，飛篋錄之。燭不知三四跋也。時開之馮先生方謝大司成歸，性好異書，因別錄一編封寄。後先生見余拙園談及是書，以為此疑後人推子終意為之，第造意遺詞。

非唐宋間人所解而一叙又逼真更生矣豈千年斷
簡別從金函石篋中出邪未幾鄧書為新安吳孝甫
以名畫易去聞至今尚在真州邸中汝納與孝轅共
謀付梓以公同好因識其所從來如此海鹽姚士彝
識

人惟於陵子之目不見于漢隋藝文志謂必不出仲
子余生也後仲子千百年又烏能必其出於仲子第
仲子齊人讀其書多齊語聊志一二以俟鑒家識別
如人問篇兩京下方言曰京大也齊楚之郊曰京
先人篇咸藐藐內譙其後人也曰譙讓也齊楚之間

曰譙又震其甌曰齊之東北海岱之間曰甌大盜篇
怒不荷言曰凡哭極音絕齊宋之間謂之怒巷之人
篇屬而墳然者曰青幽之間言土而且高大曰墳又
無踊若擅而利足我餽口者曰齊衛之間謂寄食為
餽觀此則又烏能必其不出仲子哉至若伊尹不免
復辟之禍齊楚有重丘之役楚王聘之作相是皆與
竹書紀年國策列女傳相表裏識者當更為辨之繡
水沈士龍識

余讀趙岐孟子注不悉於陵所在即孫奭疏抵謂齊
之別邑而已更檢尚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於陵氏今

淄之長山而漢志又有於陵欽是因地而受姓也於
陵既以仲子所居見重後世慕之于是梁有庾於陵
唐有楊於陵之稱而茲復有於陵子書雖其言未必
皆出仲子要亦慕仲子者之言之也篇內文詞如麗
神確礫沐生水泉茅苾無任雨雪壅堵莫禦焱暴積
雪拒門突微生烟及千乘僕心一策駟夏之類皆晉
宋間麗語豈即楊庾之流藉重而為之者乎海鹽胡
震亨識

於陵子題辭終



於陵子

齊陳仲子撰

明 沈士龍 同校

胡震亨

日本篠亮重校

畏人

於陵子畏人東田大夫曰仲尼亦有言羽毛弗可與
同羣今子畏我冠帶將疇與倫請殿其故於陵子永
息搗沫碎牖而言曰嘻乎夫噬螫蟄于賓俎血肉胎
于晏笑凌秩而吳越趾趾者曉且夜也彼沈世者昧
欲反之顧復戚之可無畏邪今大夫請其故畏莫畏

於陵子

乎大夫矣。大夫曰：奚畏於陵子？曰：予觀大夫心山川乎，戰予躋涉也，貌桎梏乎，械予肢體也，視鷹鷂乎，不知其欲也，言風雲乎，不知其變也。夫如是，奚不畏也？大夫曰：已行，故醜於德，然未嘗毀則公朝，縣罪郊境，董以形焉，則軒虞而下，將滅景與，非則人將畏子矣。於陵子曰：柅哉，言大夫也。夫聖人弗以形形，以形而形者，至今四海矣。以是不形予于景光，不貌予于淵監者，畏我也。然猶未爾，謂神君混撲而辱予，智謂自然靡飭而放予，禮謂情素澄塞，已使美利刺吾目，毀譽交吾舌。由今且弗謂我存懼，未足不我畏也。乃大

柅一作異

夫徒知我之畏人，而未知我之畏我久矣。

貧居

於陵子貧居，而人莫能任焉。淳于子問曰：民之生也，樂貧賤乎？樂富貴乎？樂貧賤也，則尹說不必貴，然贛不必富，樂富貴也，則匹夫非寧位，蓬疏非寧居，子獨能久乎？於陵子曰：最昔之民，相與鈞天地之有夷生之等，休休與與，已校滿損。由夫伐氣者已崇，沈欲者已聚，而貧賤形矣。今也，衡予氣，便便不知勢位之榮也。廉予欲，恬恬不知金玉之利也。忘得失之憂，保性命之樂，亦惡能舍此適彼哉？淳于子曰：子不觀一介

方
三
之人遇淖履則踐見社主則拜鈞一木也而人之恭
侮若此何哉今天下恭富貴而侮貧賤者人必于盍
擇所從去矣於陵子曰嘻夫淖履則踐侮淖履也社
主則拜恭社主也木亦何榮辱與乎淳于子喑而出

辭祿

齊王將使於陵子為大夫於陵子辭曰君不聞艸之
昌羊乎夫昌羊麗神确礫沐生水泉翩翩自適于幽
巖之下嚮使置之以墳壤糞之以穢溼晞之以日光
則旦夕稿矣何者非其好也今臣之嘗逢胡而宜臣
弊帑不壯大夫冕也臣之足辟跳而宜臣蘇屨不稱

壯一
任

大夫履也臣之體倚隅而宜臣締褐臣之口恬澹而
宜臣糟糠不任大夫服與食也凡今之貴為大夫者
皆非臣之所宜則亦奚貴乎大夫矣且君之缺九臣
之知識不出于一室之內猷為不越于一身之外上
弦國缺七為之有不負天缺一功者哉也功而祿
是羊豕也臣寧匹夫而藜不忍羊豕而梁肉矣遂去
齊之楚居于於陵

遺蓋

於陵子休于青丘之門去而遺其蓋天將雨識者獲
而馳反之於陵子於陵子曰我固也蓋子胡誣我蓋

也識者曰何言乎誣先生蓋也適先生遺之青丘之門天方雨不忍先生也蓋用馳而反焉何言乎誣先生蓋也於陵子笑曰子隘矣夫帝唐一旦謝九五而天下不有也吾既遺之矣惡得有之以重于天下哉行遂不顧天大雨識者曰雨既降矣吾將與先生胥而庇之於陵子曰齊君與吾同姓不以賤而庇其貴齊卿與吾伯仲不以貧而庇其富今一雨之患不加于貧賤而半蓋之庇卒重于富貴非吾不庇于人之意也請子庇子之蓋我庇我之意而已

六人問

齊楚有重丘之役人問于於陵子曰齊子產也楚子居也得失子具焉今二國構兵子將奚直於陵子曰古者公侯擅誅伐天子得按其臯而輕重之然殷湯殲葛桀未放也西伯戡黎紂未也彼所謂聖人者且首干而靡悔焉矧蔑天子未有如今者乎昔者泰山與江漢爭主兩京不下泰山矢曰弗讓吾飄塵以實彼溝澮且不為齊主江漢亦矢曰弗汜吾餘瀝以蕩彼培塿且不為楚雄于是有中州之蝸將起而責其是非欲東之泰山會程三千餘歲欲南之江漢亦會程三千餘歲因自量其齒則不過且暮之間于是

悲憤莫勝而枯于蓬蒿之上為螻蟻所笑也今天子
且拱手不能按其輕重而一匹之夫非有萬乘之號
誅賞之權輒欲起而議之則何以異于中州之蝸為
螻蟻所笑也

先人

國中大旱於陵子晨汲于東郭外十里而盡其泉後
者繹踵靡得咸藐藐內譙其後人也於陵子擗踊而
悲曰嗚呼天為之我為之邪我為之人為之邪且吾
未嘗先天下事而貪而爭也則茲胡先乎人而貪乎
歟爭乎汲乎豈貪奸乎我我沈乎爭乎非然者孰使

其有
疑字可

我爭孰使我先孰使我貪喪吾貞廉人為之邪我為
之也我為之邪天為之也于是聚諸汲鈎其有震其
甕裂其綆匍匐而還閉門哭泣三日絕飲以懲其先
人也

辯窮

於陵子居于於陵茅茨也任雨雪墉堵莫禦恣暴信
宿兼飡寒暑并服然未曾輟琴歌之聲接予使楚過
而聞之曰秩秩乎故人之聲也遂休轅而晉于蓬門
之下莫信其冠履焉乃勞之曰子窮矣乎於陵子仰
天大笑曰子窮矣接予曰謬談乎子之我窮也夫人

貴為公卿與君王襄理千乘舌為政令指為石畫小
大凜畏繡衣肉食美妻妾盛輿馬親戚飽其餘糈里
閭灼其煨燼勲名德譽班于鄰國匹夫至此庶幾乎
達矣若子者志降于時言斥于衆身去父母之邦神
死稿莽之下凍餒之色微于四體委命溝壑展足可
待此亦篤生人之辱極吾道之凶矣然不自窮而窮
我亦亦謬乎於陵子曰夫良金百鍊而不失其采美
玉百潤而不渝其潔者此固不能以窮窮也曩吾與
子寧茲否道辟時末流相與窒其耳目忘其口體藏
其心志三十年而窮也乎我至今也今子一旦自守

窒一在

之真失而窮驅之勢利之壇聲貌衣食之囿矣既鬼
乃真徒尸乃躬赤赤子外歎歎子中是也能乎窮而
受窮所窮受窮所窮而子窮矣

大盜

有淵人亡珠于市於陵子過之而疑焉遂聽直于市
長於陵子澤色也與辯也市長投座起曰此於陵先
生也天下所共與廉者今子獨穢及焉吾怵女尸巷
術矣於陵子于是漂涕交臆怒不荷言市長曰夫貌
不舉于知心神不抑于昧已固真人不為世撼也今
也行也敢謂知先生而廉先生彼淵人不足謂昧先

於陵子
六
生而盜先生然欣戚何施庸有以邪於陵子蹙然曰
夫木不戒乎斧斤而戒乎桁械者爲身害小而名害
大也今珠吾沒齒盜孰與廉吾百世盜邪蓋沒齒易
盡百世亾忘誠所悲也市長曰夫行由表立名捷景
赴廉奚盜也於陵子曰子不聞赫胥之上大道百行
匹夫共而不有庖犧之下元風夏德至人有而不矜
迨夫五帝鑿民心心自私于是盜德行于五品相委
盜知術于蒙撲未聞公輸巧而衆人愚離朱明而天
下瞽矣且其不近盜之日月而久盜之天地久不已
也則聲盜之雷霆聲不已也則鬼盜之神明茲其情

貌非古今所謂大盜邪今天下不幸而旅去其廉獨
使大盜歸我哀微肩矣須臾有拾遺者聞之以其珠
詣市長市長曰於陵先生方悲盜廉也請子亾盜義
我其敢盜能聽也哉

夢葵

於陵子過句氏之圃而美其蔬則夜夢拔葵而亨諸
明日於陵子遺之句氏履句氏曰小人貨用者不敢
先儕偶涅子涅子由今度來之不亾往也於陵子罄
之故句氏曰夫夢神駁也是以善敗顛焉今子樊亾
臯乎防寧忍以履毒我取也子指亾臯乎攘獨奈以

履毒而予也於陵子曰俾神而駭也必商與相周
與齒已爾不者神非意乘乎意非我乘乎子固也取
安免我須更蹠也句氏曰子不朕朕為蹠欲我昭昭
為蹠邪遂不取棄之通莊人聞二子之風三年不取
而基焉

巷之人

於陵子薪于野遇巷之人耦負于塗罷思息焉巷之
人曰矚而墳然者小人之居也請得假力乎否於陵
子曰諾及門弛荷將趾畿焉觀縣踊而止問曰奚縣
此臯人之具也巷之人曰使楚國靡廢法乎小人業

踵一
領

為之靡廢步也於陵子曰胡以爾也毋寧屨而業乎
巷之人曰夫屨指稠而報淺也踊若擅而報足我餽
口者於陵子曰殆夫子之業也將也賊咎繇之意而
也楚國邪夫楚歷先神而拊有江漢者非得于全民
首踵而為之奔走哉今考而業也則是上尸虐主下
藏戮民虐主戮民湯武所為基也鬻熊將不食乎且
而奪鬻熊之食以餽其口盡楚國之足以實子室蓋
所夷豫矣幾何而不怒乎也臯使子業弗售一人利
也嗟乎予又安能干楚國之憲以副子之欲哉遂舍
薪而趨曰巷之人將別我矣

於陵子之妻齊大夫之子也去華靡而降處譏寒白
首亾厭而心由未信于於陵子他日於陵子不食且
三易且積雪拒門突微生烟楚王使使持黃金百鎰
聘於陵子爲相於陵子辭而謝其使者因入占其妻
曰楚王且相我今日匹夫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于
前可乎妻曰前夫子不爲齊大夫後夫子不爲楚相
此固妾厚信以生平也事毋亦有非然者邪妾謂夫
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亾治也左琴右書非與事亾
接也飲水嘯歌樂亦在其中矣何辱于楚相哉且結

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
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懷楚國之憂可乎竊恐亂
世多害不保夫子朝夕也於陵子笑曰子誠我妻也
業已却之矣遂信其妻相與逃去辟楚之重命

灌園

於陵子旣辭楚相爲人灌園有楚大夫過而識於陵
子于衆人曰先生不爲千乘僕心乃爲十畝陳力毋
亦辭信而就屈邪於陵子曰子徒知信我之爲信而
不知信天之爲信也夫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
王咸身都師保之隆家侔王室之富名位亢盛矣然

不免復辟之禍居東之放則安在其信也以是知貴
我者之賤而卑寧不去也知敬我者之辱而禮寧不
享也知威我者之疏而獨寧不羣也知譽我者之損
而晦寧不章也明不燭其闇闇而信于蒙冥知不理
其勞勞而信于寂寞道不因其升沈而信于已往食
力灌園之餘寓神冲虛之表一裘禦冬一篲驅夏休
息同乎禽鹿內徵吾天息息然為伊尹周公降氣也
者而子顧屈我不亦恠乎

陳仲子

陳仲子欲仕於齊其妻止之曰熱于就名者必先冷

不創之
不恐衍
或誤

羶於附利者必先澹山鷄之為天下賤者恒見也威
鳳之為天下貴者不恒見也今子已過人之才而不
創過人之事子行踏矣吾與于今且浮園於齊之野
乎身緝纆仲子織屨甘苦順逆已所取于於人其兄
戴憐之願讓祿為仲子謂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
未也名不出於家齊王聞之使使迎之曰以社稷從
仲子又問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于
國其後齊王使使問趙威后后對使者曰於陵仲子
尚存乎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於家中不索
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也齊

於陵子一
王疑之仲子終身困於齊其妻愧悔終日拮据求善
飲食以順適仲意後一日不繼仲子耿耿然井上有
李糟食實者過半矣往取而食之其兄自外至曰仲
鸞鳳也奚至與糟爭食也仲子故睽其目而對曰
人至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而不得一取人也所
棄之食乎其兄曰仲子如目無見何以即知井上之
李也仲子色沮後竟餓死於齊

於陵子一卷終

於陵子跋



夫徑寸之珠玉人之所以寶之傳之者光明照室也
於陵子一書其斯似之宋雖偉一小篇也然讀其文
潤乎美榮焉然者就視之理皓乎璿哉然者而內
全不磷不緇之質外照暗濁昏汗之俗儂之徒不滌
其滌者也是與其韞樞深藏而如使見其亮以有所
照也陳仲子之一篇在少忘別記安知非對白所際
三篇中耶古人曰後於諸必捨濁而取明珠余不自
揣竊比焉乃遂禱焉或謂余曰子以於陵子比也此
玉世世無掩口相笑者乎彼則齧石碎破何傷而子

友

冥冥之修之為宗曰嗚嗚彌亦怖疑棄野掛劍相贈
之徒榮而宗又有答之說其志如長矣故不載焉而
世或與宗之多有相之以名宗則不堪下和之態
者遂刻之
寬保壬戌冬陽月
美濃篠亮士明父識



分刻于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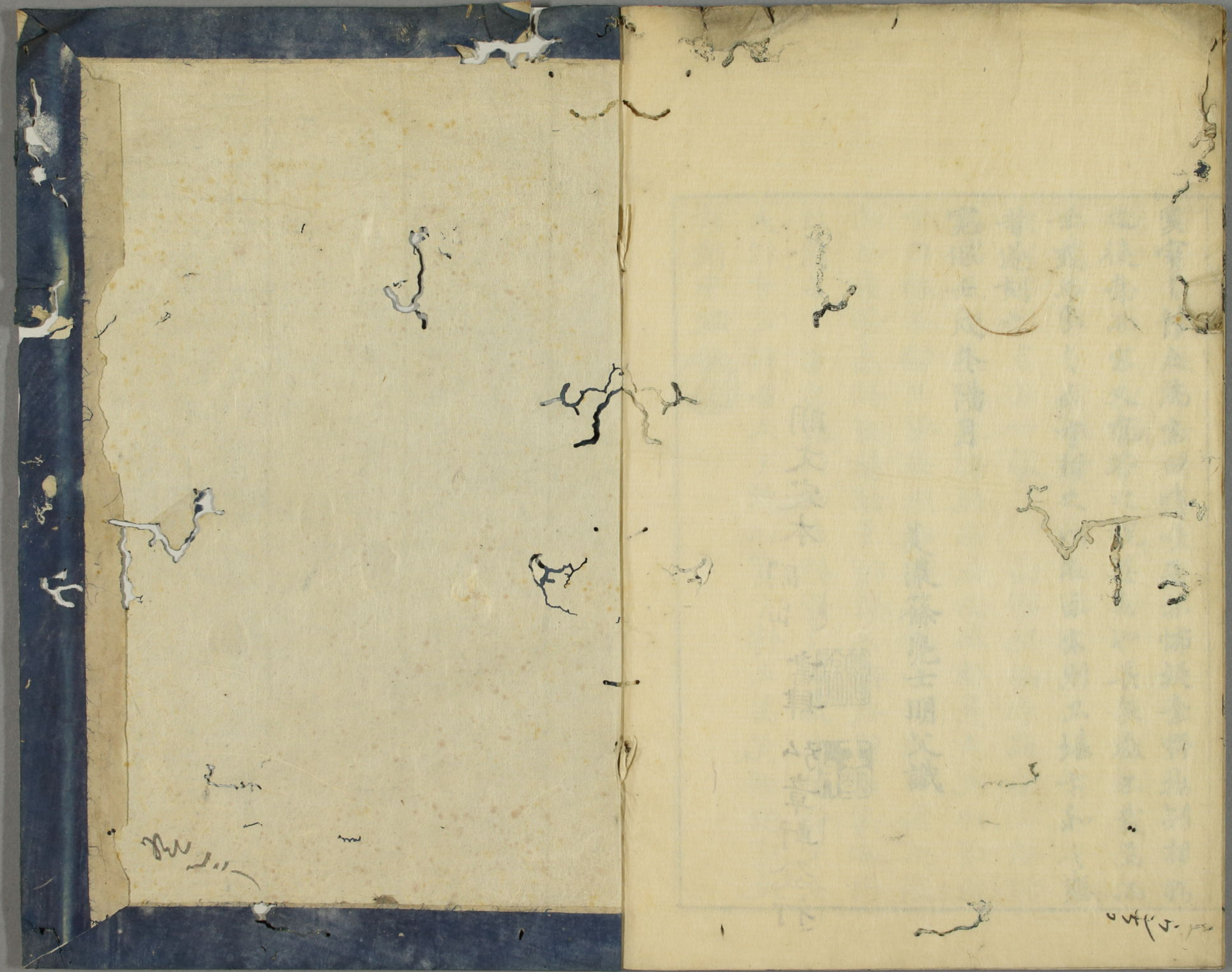


明文定本

嗣出

書肆

弘章軒發行



Blank page with some ink smudges and a dark blue border on the left and bottom edges.

Page with faint, illegible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The text is too faded to be read. There are several ink smudges on the page.

